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禪真後史
第二十回 瞿廷柏母子重逢 劉廉訪弟兄蒞任

詩曰：耳聞風雨足登雲，萬里程途頃刻臨。
骨肉久違今日會，須知異術出神僧。

話說瞿天民為媚姐病中狂語，舉家疑惑。忽聽擊戶之聲，瞿天民親自出來看時，只見一老僧，右手攜著一個孩童，年可十歲，滿面紅點，一似胭脂染就。那老僧見了瞿天民，攜了孩童即跨入門來，大落落地逕入客座，合家駭異，不知何故。畢竟瞿天民年高有識，慌忙向前施禮。正待講話，媚姐猛然跳下座來，將老僧納於椅上，倒身下拜。和尚昂然不理。媚姐拜罷，瞿天民下揖遜座，和尚側身合掌，答以半禮。

瞿天民躬身道：「老師挈此童子，從何而來？光貴寒門，必有見論。」和尚笑道：「山僧禪寄蜀都峨嵋山，因訪道遍遊天下，偶於萊州途中遇此子迷失，便道送回尊宅，乞善撫之，山僧去矣。」瞿天民道：「村朽原有一庶出之兒，已寄養於義姪劉刺史家內，此孩童素未相識，怎敢擅留？」和尚指著那童子道：「你只問他，便見分曉。」瞿天民即喚那孩童，問其生年、名姓。孩童道：「我名字喚做劉琰，今年是九歲了。」瞿天民又問：「你爹娘是何姓氏，作甚生理？」孩童道：「我沒甚爹娘，只有哥哥劉刺史，今在萊州府做官。」瞿天民才信是他的兒了，無限歡喜。又問和尚道：「這孩童說出事跡，實係村朽之子。昔年出寄時面龐光潔，今滿臉都是斑點，卻是何故？」和尚道：「山僧領這小子來時，不期途路上種了花痘，若非山僧療治，險些兒喪了性命。今幸痊可，尊府之福也。」瞿天民大喜，率了媚姐、子、媳，一同拜謝。又款定辦齋相待。和尚也不辭謝，吃罷齋供，飄然而去。瞿天民向天焚香頂禮，領瞿琰進房，媚姐那病體脫然好了。有詩為證：

子母參商各一天，疾嬰霜露勢纏綿。
瞿曇忽送麒麟至，不用針砭惹自痊。

再說媚姐自與兒子相會，愁眉頓放，心事開舒，晝夜歡笑盤桓，病體釋然。但問著瞿琰日前劉衙舊事，並老僧收錄送回根原，瞿琰笑而不答。再三詢問，閉口無言。日逐出外閒耍時，家內人問及往事，只推不知。瞿天民暗思：「此子謹言，必有來歷。」

倏然又過了半月，當下天色十分炎熱，瞿天民領著瞿琰逕往花園內槐樹下乘涼。父子坐了半晌，瞿天民忽問道：「兒在萊州劉大哥衙裡，可有甚花園亭閣麼？」瞿琰看四顧無人，才說道：「大哥花園甚是寬敞，內中竹木茂盛，一般有花亭池閣，比爹爹這園林更大幾倍哩！」瞿天民道：「可曾從甚師長讀書麼？」瞿琰道：「我五歲即請先生入學，那先生名喚方有德，原係浙東人氏，通《五經》，善書寫，十分愛我，故隨大哥轉任已經四個年頭。」瞿天民道：「汝既讀書，可不忘否？」瞿琰道：「我所讀的書，乃《論語》、《春秋左傳》並秦漢文集，頗還記得。」瞿天民笑道：「孩子們休得謊言。入學不滿五載，焉能讀得這許多經史？」瞿琰道：「爹爹不信，任憑挑選。」瞿天民只將《論語》、《春秋》疑難處挑了幾節，瞿琰誦出，如水之流。瞿天民大悅，暗付道：「光顯門閭者，必此子也。」又問：「大哥待爾何如？」瞿琰道：「十分愛護，大嫂更是憐惜。」

正說話間，家僮搬出茶果來，擺在太湖石上。瞿天民喝令出去，閉上園門，父子一面吃茶果，又問：「汝甚時迷失於路，那老僧領你回家，爾可一一對我說來。」

瞿琰道：「兒記得今年正月迎春那日，這師爺逕進大哥府廳上，講我有甚大厄，要化我去雲遊免難，被大哥呵叱而去。將有十餘日光景，兒在書房中，忽見一白貓銜了碧玉鎮紙越窗而走，兒不捨，飛步追出後園門外，忽見這師爺站於門首，舉左手將我一招，兒不覺手舞足蹈，隨他去了。未及一箭之路，那師爺令我閉了兩眼，喝一聲『起』！兩腳騰空，耳內只聽得呼呼風雨之聲，覺得行了半日，心下焦躁，欲待開眼一看，這兩目卻似縫定的一般，怎能掙扎？雲飛電掣的又行了若干路，師爺猛然喝一聲『下』！才覺兩足站於山頂，兩眼豁然自開，引我進一小庵內安身，早晚令一瞽目老者炊爨伏侍。連日大雪，師爺令我閉目靜坐，足跡不許出門。」

「忽一日，天色清明，師爺引我出庵遊玩，舉眼一看，重重疊疊，山巒積雪。足有數丈餘高，只有草庵前後平地晴乾無雪，草木皆青，四面峭壁圍繞，卻象玉城一般。師爺將一條長竹竿懸空擱於樹枝上取出一雙小小翁鞋教我穿了，令在竹竿上行走。我驚怖不敢上去，師爺躡身一躍，已在竹竿上了，穿東過西，一連行了數遍，次後攜我上去，吩咐如此如此走去，自然不跌下來。我初時也覺驚惶，被師爺催逼不已，只得依法行去，果然不歪不斜，信步卻也走得，一連演習了幾個轉身，漸漸腳步馴熟，放膽可以跨步。次日逕不攙扶，令我自躍上去，幾遍上而復下，師爺又傳我踴躍之訣，不覺輕輕地跳將上去，仍舊演習一番。又教我上屋飛行，不許瓦礫有聲。數日後，石壁雪消，令我循壁而上。我駭道：『這茅庵低小，可以一躍而上。那石壁筆陡也似，不知高幾十丈，怎能飛得上去？』師爺笑道：『飛上去何足為奇，還要汝走上去！』我驚道：『石壁峻直，既無樹木堪援，又無坡磴可站，怎生走得？』師爺道：『不難，你觀我樣子便是。』那師爺兩足上兀自穿著一雙重十餘斤的僧鞋，他不慌不忙舉足在那光溜溜的壁上行將上去，霎時間已到壁頂，坐於石上，長嘯一聲，山谷響應，低頭顧盼，以手招我，我畏縮不行。少頃，師爺下壁如飛，攜我手近壁擁推而上，我含懼欲啼，師爺舉我雙足捺於石壁，呼喝令我上去。我無奈，只得匍匐而行，兩腳似乎有物黏住，幸不墜下。行有二丈光景，師爺喝道：『且下來！』我急回頭看時，不覺失足滴溜溜滾下壁來，心下暗驚，必然跌死。及至滾下，卻虧師爺舉袍袖接住，吩咐道：『向後上壁時，不論高低，但逢足禁即止，更不可回顧下視，待習學日久，自然飛舉矣。』自此後，無日不緣壁試行，直待月餘，方能行至壁頂，舉目四顧，遠矚千里。」

「次後，師爺砍竹為弓箭，引我學射。石壁有穴，供一石鬼，長僅三寸，限以三十步，令我射之。初發箭箭皆空，一日後十有三中，三日後十有七中，七日後箭不空發，發則必中。又移五十步之遠，及試數日，又移遠二十步，逮後直遠至二百步方止，箭發必中眉目心窩，師爺方才鼓掌而悅，笑道：『箭已神化，穿楊何足稱奇。』復與我木劍二口，長有二尺四五，傳以盤旋進退之法，又取一小錫杖，權為長矛，習傳武藝，敷演漸漸精熟，師爺歡喜道：『武藝若此，世無敵手矣！』此時天氣和暖，卻似初夏天氣，師爺引我遍山遊玩，並不見一人來往。師爺在山澗內洗浴罷，取黃白二石子，令我敲碎，袖中拿一錦帕出來，將石子分為二包，授我珍藏：『日後可點石為金銀，救困扶危，切勿妄用。』就於石上書符兩道，一道為金丹，可以治百病；一道為寶篆，可以驅百邪。令我秘受，足以濟世安民。」

「當下回入庵中，不期兒寒熱交作，昏懵不省人事。師爺以藥餌調抵，得以全生，原來是種一身痘子。那晚，師爺叮囑瞽者看守小庵，乘夜領兒出來道：『送汝回去。』迤邐山路，帶月而行。吩咐兒說：『已前傳汝飛騰、劍法、書符、黃白之術，足堪護國救民，名垂竹帛。但聖經古典不可不讀。若徒精藝術而不通聖賢大道，必恃血氣之勇入於邪幻，以取殞身滅族之禍，將我訓導心機盡歸流水。更有一件至緊的話，這節事只可上達天聽，不可使他人知覺。汝若輕泄仙機，必遭雷譴。』兒一一拜受。行至天曉，師爺仍舊令兒閉目，復聽風雨之聲，頃刻間已到家下，得見爹爹，實山師爺恩賜。」

瞿天民聽了，不覺惕然驚悚，癡呆半晌，方問道：「汝為何稱那長老為師爺？」瞿琰道：「兒初見時，喚他為長老，師爺吩咐，稱呼為師爺。」瞿天民道：「老僧既叮囑汝勿露天機，你怎麼又與我說知其故？」

瞿琰道：「師爺隱語，兒豈不解？父者天也，上達天聽，是喚我只有稟知爹爹，毋使外人知覺，求爹爹秘而不泄。」瞿天民頓足歡喜，瞿門大幸，得此神童，日後富貴可期。當夜，父子二人就於書房安宿。瞿天民又想：「劉仁軌姪兒三月中齋書問候於我，怎不提起正月琰兒失去之事，甚為可疑。」次日，修書一封，著老蒼頭往萊州探其動靜不題。

再說劉刺史夫人龍氏年已三旬，只生一女，甫及週歲，看待瞿琰極其愛惜，勝如丈夫同胞手足，那日間看覷周全，更不必說，

夜必擁抱而睡。自從春初失去了瞿琰，初暮悲啼不止，拖淹日久，雙目漸昏。劉仁軌好生不樂，一慮瞿天民尋覓兒子不見，老年悲感，致生疾患，又慮夫人害目，醫藥無效。向與瞿家不絕有書禮往來，並不敢提破。幾次瞿家僮僕們要請瞿琰相見，劉刺史詐言讀書無暇，足跡不許出門，恐妨正業，屢屢被他遮掩過了。自首春捱至秋令，不見踪影。當下正在後堂納悶，忽報瞿員外差老蒼頭到此。劉仁軌吃了一驚，且喚蒼頭進衙，磕頭畢，劉仁軌細問：「瞿員外起居安否？」令辦飯側廂款待。次後拆書看時，書云：

屢受厚禮，無一絲之答，實為歉然。賢姪政聲遠播，遐邇頌德，老朽欣甚。琰兒混擾已久，復承夫人撫愛彌至，足感賢姪夫婦情誼。目今媚姐身抱沉痾，急欲與琰兒一見，故著老僕領回，即刻打發起程，切莫羈滯也。愚伯瞿某拜。

劉仁軌看望，默然無語。龍氏道：「昔日琰叔失去之日，妾身即勸相公致書達知伯爹處，兩下尋訪，庶免怨誤。彼時相公堅執不允，含糊已及半載，今伯爹要接琰叔回家，泥塑更重，紙糊又輕，怎能覓得個兒子還他？」劉仁軌俯首不答，長歎自悔。龍氏又道：「事已至此，焉能遮飾？」令幹辦喚蒼頭進衙，把瞿琰正月中被和尚拐去之事，詳細說了一遍，不覺哽哽咽咽的悲哭起來。蒼頭見此景象，不敢隱蔽，忙勸道：「夫人不必愴戚，小官人也在家裡。」劉仁軌失驚：「焉有此事？你這老頭子調謊哄誰？」蒼頭道：「老爺、夫人眼前，小人怎敢謊言，小官人委實在家了。」夫人忙拭淚道：「果實有此事麼？汝可快快講來，必有重賞！」蒼頭將端陽賞節，媚姐病發狂言，及老僧送小主回家，並員外心疑，致書詢探情節，從頭至尾，直言告稟。劉仁軌和夫人踴躍大悅，頂禮天地，取銀錢賞了蒼頭。

正欲寫書打發起程，忽承局飛報：「大司空李勣一本，單薦老爺廉能，欲推升建州廉訪使。朝廷准奏，敕爺走馬到任。」夫人起身作賀，劉仁軌道：「讀書人為朝廷出力，蒙天恩遷升祿位，此乃分內之事，何必稱賀？可賀者，吾愛弟久迷失而今日復相會耳。」龍氏道：「相公新任地方遠近若何？」

劉仁軌道：「自本州至建州，計水陸程途足有二千餘里，更喜從便道瞿家伯父村口經過，我同夫人至彼登堂拜謁，以伸問闊之私，又可與琰弟一面也。」龍氏道：「何不就請瞿員外同至任所快樂，足見為子姪的意思？」劉仁軌大悅，即留蒼頭在衙裡幫助結束行裝，不數日打點起程，一路閒話不題。

且說建州有司已差承局書吏等沿途迎接，直至辰溪毗離村口，劉仁軌先令老蒼頭回家報知，次後夫婦乘輿，數百人前呼後擁而來。此時瞿穀兄弟三人已出村口迎候，劉仁軌喚虞候牽過三匹駿馬，請瞿穀等騎了，逕臨瞿宅，登黨行禮，各敘寒溫已畢，劉仁軌呈上禮物，瞿天民盡皆收下，大排筵席款待。已下新舊衙門、一概人役，俱待酒飯。聶氏、媚姐陪著龍氏，後廳赴宴。瞿天民一班人自在客廳飲酒，酒酣後談及日前彩兒失去之憂，重逢之樂，各各撫掌歡笑。劉仁軌夫婦一連盤桓數日，辭別啟行。龍氏對瞿天民道：「媳婦為琰叔失去，憂悒過度，幾損雙目。適聞老僧送回，賤目漸覺開爽。今欲接琰叔同臨任所，更懇屈伯爹借住一樂，少伸子姪之私，望伯爹金諾，萬勿推阻。」瞿天民欣然慨允。

即日起馬趨行，月餘才抵建州地面，各州官員迎接入城。凡一應衙門公務，依式施行。將所准詞狀，盡皆發下州縣有司審問，本衙門只清理刑獄，考察官吏而已，況劉廉訪為人平易，凡事惟務寬簡。閒暇之際，日以詩酒怡情。

又延請本州儒士康朗齋教瞿琰讀書。這瞿琰暗地令人砍竹數竿造成小弩短箭，藏於袖中，不時到花園裡暗射鳥雀作耍。自從劉廉訪蒞任已來，倏忽時逢冬令，天氣嚴寒，獄中官吏連動申文。不知所呈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